2024 年我國「2 合 1」選後 中國大陸對臺軍事戰略之觀察與預判

A Prospective of PRC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s Taiwan
After the 2-in-1 Elections in 2024

林穎佑 (Lin, Ying-Yu)*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壹、前言

今（2024）年是全球大選之年，除了萬眾注目的美國總統大選之外，南韓國會選舉以及在 1 月進行的中華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2 合 1」選舉。由於此為今年首場大選，因此有非常多外國媒體都來臺觀選，最大的原因在於當我國進行選舉時，是否會有可能發生中共對我介選？其手段可有哪些？而這次選舉也可以用來判斷在 2022 年中共屢次對我國發動軍事演習後，是否真的會影響到我國民眾在政治上的選擇？這些都是外國媒體關心的重點。除此之外，對今年 11 月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中共是否也有可能將影響臺灣選舉的方式，運用在美國大選？這些都是關注的方向。

在探討選舉後的變化之前，我們可以觀察到去（2023）年各國雖然在疫情趨緩之下，開始進行許多交流與互動，但軍事的行動卻絲毫未減。特別是在 2022 年中共夏季大軍演，以及去年 4 月的聯合戰備警巡後，中共依然透過許多的海空行動進一步逼近我國海空域，壓縮我戰略行動自由，甚至開始運用航空母艦在我國東岸行動，進入西太平洋進行操演，這些都是中共在近年所期望建立的「新常態」。這些行為自然不會因為新總統的就任而有改變。

*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研究領域：中共解放軍研究、資訊安全、印太安全戰略。

雖說如此，但在以美國為主的盟邦策劃下，無論是在印太戰略的框架，或是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下稱：AUKUS），以及在北約國家的支持之下，會有越來越多不同國家的軍機艦都在印太周邊進行行動，而中共除未停止對我國的海空壓迫之外，也持續透過聯外軍演來強化自身的軍事實力。在中共應對外在軍事要況中，除了較為積極的軍事行動外，對我國以及對中共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俄「中」軍演的啟發，以及在選舉期間所運用的認知戰模式所發揮的作用。這些都是我國必須注意的方向。

貳、未來臺海周邊的變數

一、中共對臺戰略的原則

綜觀近期共軍軍演的戰略意涵，可以發現在中共對我國的大型島嶼作戰計畫中，已經由過去直接的突擊占領，逐漸變成海上封鎖。特別是在俄烏戰爭的觀察以及共軍實力的增長，都讓共軍可以在海上對我國進行封鎖，這也是近年共軍的行動中，會出現機群在我國 ADIZ 空域進行飛行，並配合船艦行動，這些都可以從 2022 年的對臺軍演中宣稱的「毀三線」（海峽中線、領海線和能源生命線）、「建三區」（封控區、禁飛禁航區和常態化戰巡區）有直接的關係。

其後也可以在共軍的軍演中看到，透過航空母艦在西太平洋的操演，以及其後的海空軍機群的運用，最後配合兩棲登陸演訓，這剛好就是海上封鎖、空中打擊、登陸作戰這 3 個流程。固然操演的兵力不會知其彼此的想定，但是透過各軍種的演訓，並配合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統整，可以看到整體的對臺想定，這些都會是在未來可能在臺海周遭出現的「新常態」。

二、中共與他國在周邊海域的遭遇

須注意到的是，除美國的機艦穿越臺灣海峽之外，加拿大、澳洲、法國都有船艦在近年穿越臺灣海峽的紀錄，其最大的原因在於對中共直接表達對臺海局勢的關注，以及對於維護當地勢力平衡。雖然有分析認為美國海軍經常在東海、臺灣東部海域，以及南海航行與巡弋，然而穿越臺灣海峽卻是具有「直接而強烈」的宣示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海軍外交的觀點來看，中共不斷的透過機艦的行動，期望創造出此區域已經成為其控制範圍的「既定事實」，固然，中共官方單位並未提出「內海化」此一名詞，但在透過實際的

軍事行動，卻能將此概念逐漸落實在行動之中，更讓周邊國家與民眾具有類似的印象。這也是在海軍外交中所多次強調的「展示國旗」(showing flag)的概念，這行為也會是選後持續進行的軍事動作。

因此以美國為首的盟邦而言，透過機艦的行動，目的在於做為傳遞訊號的工具。期望藉此對中共傳達：此區域並非中共可以掌握的勢力範圍，是外國軍艦可以自由穿梭的國際海域。而對美國而言，也不希望只有美國的機艦在臺海周邊活動，因為這會落入中共針對美國介入臺海情勢的口實，更會成為中共發動輿論戰與認知戰最好的素材。因此對美國而言，便需要透過各種外交手腕，讓具有相同戰略利益的國家都派出機艦在臺海周邊活動，藉此表達不是只有美國一國有實力在該海域行動，其他相對海軍實力較弱的國家也可以在臺海巡弋，更加證明共軍雖然在對外宣傳上，多次認為這些行為已經「破壞」兩岸的穩定並干涉內政，但卻無法透過實際的行動來制止這些行為。而相對於各型飛機，身為天生國際軍種的海軍船艦穿越的意義更具有象徵代表性，可以對中共做出直接的表態，更是對印太國家做出「再保證」的宣示，代表美國不會因為當前在俄烏戰爭膠著，以及以色列與哈瑪斯持續衝突的情況之下，轉移安全議題的焦點，甚至出現「重歐輕亞」的可能。這些都是美國必須透過實際行動來表態的原因。特別是在美國大選之年，更不能被在野黨認為執政黨軟弱，這會對選情有直接的影響。

三、共軍軍事行動背後的戰略意涵

在軍事意涵上，船艦的意義在於傳遞訊號，但在飛機的行動上卻又具有軍事上的意涵。各國並未以具有攻擊性的航空器（如各型戰機）做為在臺海周遭飛行的主力，相反的是由各種具備先進偵監傳感科技儀器的電子偵察機為巡弋的主力。最大的原因在於戰爭型態的改變。未來美國可能不會再由傳統大型航空母艦做為支援（或是在中共的軍事用語中所認為的介入）臺海的主力，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具備先進偵測與電戰干擾的電子作戰機，透過與後方打擊火力以及我國部隊的數據連線，建構「擊殺鏈」的新概念。因此，美軍不需要再將容易成為飽和攻擊目標的航空母艦靠近臺灣。這也是在2020年後美軍在環太平洋軍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以及多次在印太盟邦演訓中所演練的作戰形態。

2023年7月底，俄「中」在日本海展開聯合軍事演習，其中軍演值得注意的方向，主要在於共軍從俄烏戰爭中所能學到的經驗。特別是在當前中共在經過兩次對臺軍演後，了解未來美軍不會再用航空母艦來介入臺海，

取而代之的是多種的電戰載臺，無論是美軍的 P-8A 反潛機、E-3 空中預警機、RC-135 電子偵蒐機，都在兩次共軍軍演過程中，密集的在臺海周邊飛行。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俄烏戰場上，烏克蘭周遭都有相當多的美國與北約電偵與電戰機以及無人載具飛行，源源不絕地將數位情報傳遞給烏克蘭部隊，讓俄軍遭受相當程度的打擊。

相較於到開戰才開始陸續接收美國援助的烏克蘭，我國長期擁有美國軍備，無論是空軍的 F-16、海軍的濟陽與基隆級軍艦，甚至是陸軍的 AH-64 阿帕契直升機，以及即將成軍的 M1 戰車，都是來自於美軍的裝備，讓我軍在系統整合，以及在介接上都有一定的經驗，而近年也在兩軍互動與訓練上進行不少整合，因此在兩岸軍事衝突時，美軍與我軍在聯合作戰上勢必會遠高於 1996 年飛彈危機時的狀況。類似的想定也陸續出現在 2022 年、2023 年共軍兩次的對臺軍演中。未來美軍不會直接派出航空母艦與主戰船艦接近臺海，取而代之的是電戰與偵蒐載臺會在臺海周邊支援國軍作戰。共軍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從具有實戰經驗的俄軍中學習如何在電磁領域取得對美優勢，畢竟這都是在俄烏戰場上，俄軍學到的教訓。

此外，雖然俄烏戰場是一個陸地作戰，但在黑海的戰鬥中，依然可以看到俄烏之間在爭奪黑海制海權上有許多戰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烏軍透過「以陸制海」的方式對多艘俄軍艦艇造成打擊。因此，雖然俄烏海戰並無直接的艦隊決戰，但是烏克蘭如何運用岸置火力結合無人機，以及美國所提供的電子情報，對俄羅斯海上部隊進行打擊，卻是值得觀察的方向。因為未來共軍對臺作戰中，隨著國軍逐步強化各型岸置飛彈與無人載具，嘗試將臺灣打造成「飛彈刺蝟島」，這些都會讓共軍了解未來對臺作戰上，有可能會遭遇到俄羅斯在黑海的狀況。這些都可能是在近期俄「中」軍演中，兩方重視的部分。如何從俄軍的作戰經驗中學習，會是對共軍相當重要的一環。對俄國而言，中共是其重要的戰略夥伴，有不少裝備與軍用零組件耗材，都有可能透過與中俄合作的方式取得。特別是在當前無人機已經成為戰場中重要的一環，中共製造的民用無人機能否大量提供給俄羅斯？或是在北斗系統的支援下，是否有可能讓俄軍使用該系統，這也會讓中共在反彈道飛彈技術發展上，可以參考過去俄羅斯在蘇聯冷戰時代與美國對抗的經驗，結合過去的「空天安全」反導彈演習，讓俄「中」系統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合作。這都是未來俄「中」軍事互動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共軍可能從俄烏戰爭中學習的一環。

參、中共對我之具體作為

對於各國不斷的刺探與巡弋，共軍並未妥協，特別是在當前訊息透明的網路時代，共軍的行動若是過於軟弱，自然就會成為國際的笑柄，以及讓大陸內部對於習近平這段時間的軍事改革產生懷疑，甚至會認為在發展國防實力時是否應該先將焦點置在內部經濟發展。這都是北京必須讓共軍有所行動的主因。

一、共軍在臺海附近的灰色地帶行動

共軍的行動，主要在於應對外軍的行動，這也是為何中共軍機或船艦都會攔截外軍，無論是戰鬥機的「鬼切」¹，或是對外軍偵察機投擲照明彈的行為，都是對這些刺探行為的直接干擾。須注意的是在黑海上空，俄軍也多次對前來偵查的美軍偵察機進行騷擾，或是直接對美軍的無人機進行物理上的攻擊，並有效擊毀。這些經驗也應對共軍有所啟發。

2001年共軍在攔截美軍EP-3電偵機時，曾經發生過意外擦撞，雖然成功讓美軍飛機迫降海南島，但也折損了一架戰機造成飛行員喪生，這都讓後續共軍飛行員在進行攔截時會更加謹慎。但近期共軍的飛行明顯的更具挑釁，除飛機性能的提升外（畢竟殲-8的性能絕不能與Su-30、殲-16相比），也代表飛行員的技術與自信能更讓中共放心應對。可觀察的是，中共也會化被動為主動，透過機艦對臺灣的騷擾行動，做為對美國與周邊國家的訊息傳達。這些都可以說是在未來可能會持續發生在印太區域的現狀。

二、中共對我認知戰運用

從選舉結果觀察，對總統大選的認知戰作為相當有限，但是在區域立委以及地方人士的認知戰運用上卻有一定的成效。特別是在許多政治人物或許在年輕時可能有一些未經深思的行為，在經過有心人士的布局後，將這些負面文宣利用新媒體的力量宣傳，固然有許多內容是不容抹滅的事實，但不少宣傳卻是真假相間的虛實運用，並在其中夾帶不實訊息，期望達到干預認知的目的。類似的作為在短兵交接的區域選戰中是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這也是未來我國在面對選舉時須注意的部分。

此外，在選舉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到外部勢力對我基層的滲透，如對於

¹ 「鬼切」係專指中共戰機在監控他國偵察機時，會利用戰機突然加速搶道，飛到偵察機周邊，藉由危險的飛行動作來警告他國飛機。

里長或是部分網紅都有涉入的嫌疑。這些也代表中共了解對臺統一是一個需要時間經營的工作，從基層與新媒體的切入，也是做為長期統戰的一環。除了是期望在基層建立網絡之外，更是在為日後布局。畢竟今天的里長有可能會成為日後的地方議員、今天的區域議員可能就是未來的立法委員，如果能在其年輕勝在基層時就保持接觸與互動，固然不一定可以在未來為其所用，但至少能有更多的互動管道，了解未來可能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肆、結語

無論選舉結果如何變化，兩岸關係如何改變，共軍對我國的威脅從未消失。近期許多共軍的行動，不完全是針對我國，更有不少行動是期望利用共軍的調動來做為傳達訊息的手段。如在 2022 年起的多次軍演，都是與臺美之間的互動有關，同時在經過川普到拜登這段時間的改變後，現在的臺美「中」關係勢必已經與 2008 年馬總統上臺時有極大的不同。特別是當前正在第三任期且大權在握的習近平，也與「馬習會」時的習近平有極大的不同。這些都代表選舉結果，不一定會直接影響到中共對我國之態度。特別是在軍事議題上，基於各部門各司其責的方向下，兩岸互動交流不會是共軍的工作，既然能打勝仗會是共軍重要原則之一，那對臺的軍事威懾，或是在第一島鏈周圍的軍演，自然不會因為我國選舉而有改變。這都是我國必須注意到的事實。

特別是對美國而言，無論世界上何處發生軍事衝突，最重要的還是其對於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威脅。在歐洲的烏俄戰火雖然持續進行，但可以看出俄羅斯與烏克蘭雙方都已兵疲馬困，也都沒有足夠的機動兵力，可以進行如開戰初期一樣的大型攻勢，特別是在經過這段時間的整補後，北約的重新整備雖不足以發揮反攻之效，但卻足以方抵擋俄羅斯的擴張。因此，歐洲的戰事事實上並不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而在中東以色列與哈瑪斯在加薩走廊的戰火，現在以色列是處於主導方，也不會對美國的安危產生立即的影響。因此，上述兩個衝突雖然可能在預算與美國選舉上會有出現一些短期的效益，但就長遠而言不會有對美國造成安全上的困擾。但就臺海而言，雖在「拜習會」後，美「中」雙方都有一定的默契不會過分的直接挑戰雙方的核心價值，甚至也陸續須展開軍事與外交層級的高層互動對話。但在戰術上，雙方都還是互不退讓，不會在軍事領域上給對方越雷池一步的可能。畢竟，中共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是會直接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生存利益。